

# 經濟類編

四十三之四  
禮儀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〇	〇	〇	〇
九	九	九	九
一	一	一	一
四	四	四	四
二	二	二	二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六	〇	三	書
函	四	六	類
二	二	冊	
〇	冊	號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 ( 19 )	
函號	366	78



經濟類編卷四十三

淺草文庫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五

奉使 五十一則

劉向奉使篇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  
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  
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

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說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周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語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主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厥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王德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

紀清類編卷四十三  
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  
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  
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夫子近德矣

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  
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  
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

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  
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  
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  
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  
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魯襄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駟乘  
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駟乘于公公載寶以  
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  
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  
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寶出徒

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  
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  
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  
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  
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昭臨敝邑鎮撫其  
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  
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擲主人  
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  
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  
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

鐸終夕與於燎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  
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  
之不時無乃廩然墮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  
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  
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  
天之憾大命墮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  
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  
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  
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

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墮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齊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僂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愀然者三曰臣受命於邕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禮

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

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僂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致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王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

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于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于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獨為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克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若此之謂也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于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剄頸腐肉骨暴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

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委身逃死來獻空籠惟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于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于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嗜晨鳧好北犬于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



晨鳥獻于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間奉晨鳥敬獻庖厨縹北犬敬上消人文侯悅曰擊愛我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于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于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與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

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駘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于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視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鷄

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  
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  
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  
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  
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  
曰鳳凰於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  
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  
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  
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

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  
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  
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  
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  
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  
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  
于趙王故燕王欲結于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  
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  
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  
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于是王召見問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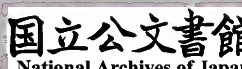
如曰秦王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  
疆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我璧不予我城奈何相  
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不予  
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  
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  
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  
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  
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  
王上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  
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

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  
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  
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  
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  
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  
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  
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  
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因請召  
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  
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

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于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

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于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



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  
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  
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  
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  
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  
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  
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  
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  
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衆王  
必解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塗其衣如臣者十  
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  
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  
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  
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  
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

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  
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  
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  
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  
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  
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  
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  
爲至今不殺乎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

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  
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  
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  
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  
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  
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  
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者有罪願  
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  
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  
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

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  
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  
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  
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  
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嫌於  
口未嘗不分於葉與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  
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  
凰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  
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  
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  
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  
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惠文王之世趙  
勢尚強秦雖屢奪趙地而趙亦屢伐秦闕與之敗秦  
終不能逞志于趙當時之臣外則廉頗趙奢爲之禦  
侮內則藺相如之徒一璧之微一鼓瑟之恥爲之死  
今而告其使曰必殺而二母弟以聽命則雖垂亡之  
國猶有所不受而秦豈能必趙之從哉徒大言以虛  
張之耳諒毅之對婉而不迫稱璧當于人心秦知其  
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毅因而  
順其意則未免失辭使毅應之曰敝邑之君有母弟

而授之以政也亦惟先王之故以共衛社稷大國焉  
恃其威日尋于兵是以二子大懼殄滅之及以與寡  
君周旋其獲戾于大國則職此之由忠而不貳臣之  
職也討貳勸忠大國之義也今將討二子之忠而使  
之釋敝邑之政其何以為勸雖大國亦將有不利焉  
臣不知所命以是告之庶幾不失其對矣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  
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  
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  
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  
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  
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預知猶柱之不  
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秦王使人言於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  
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太王加惠以大易  
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  
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  
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  
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  
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



輕寡人與唐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  
 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  
 然怒謂唐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  
 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  
 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  
 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  
 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彘政之刺韓傀  
 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荅應擊於殿上此三  
 士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與臣而將  
 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  
 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  
 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  
 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漢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辨士居左右嘗使  
 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  
 使陸賈賜尉陀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陀椎結箕踞  
 見陸生陸生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  
 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  
 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

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尉陀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

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踣躡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于漢王尉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

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  
隨衆還京師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抄不息明帝議  
遣使報其使者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  
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  
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氐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  
將有損大漢之彊明帝不聽衆旣行在路連上書固  
爭之詔切旨衆追還繫廷尉其後明帝見匈奴來者  
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漢後帝遣鄧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

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  
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  
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  
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  
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  
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  
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  
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  
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吳王遣中大夫趙咨入謝魏文帝問曰吳王何等王

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文帝問其狀對曰納  
魯肅於斤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  
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  
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  
也文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  
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  
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文帝曰吳可征  
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文帝曰  
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文帝  
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  
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晉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皝之德元帝謂嶷曰卿中  
朝名臣當留江東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  
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  
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  
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  
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  
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元帝曰卿言是也乃  
遣使隨嶷拜廩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涼州張駿遣參軍王隲聘於趙趙王曜謂之曰貴州

款城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  
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  
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  
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  
之變况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  
人矣厚禮而遣之

張駿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通表建康  
成主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密以告淳淳謂  
淳曰券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  
以天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復也者當

斬之都市宣示衆目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  
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景騫請留之謂  
淳曰天熱可且遣下吏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  
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  
重非下吏所能傳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  
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士險兵疆何不亦  
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讐  
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  
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爲衆  
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亦當帥衆輔之厚爲

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秦苻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其征東苻柳叅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同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于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晉王恩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

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垂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筭無方鑒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垂先君雅旨孰若遠蹤竇雄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未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奸

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况也瓘曰秦若兵彊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燕納款八州順軌王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

比域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况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嶠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瑁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殄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蓋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瓘曰然秦之德義加于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

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洿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  
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  
義懷也權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  
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在公旦者則大司  
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無才神器秀  
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  
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  
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大師錄尚書事廣寧  
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  
金紫光程肱牛夷博聞廣識探賸索幽則中書監胡

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  
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符雅才識明達今行禁  
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注  
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瞻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  
射董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權畧攻必  
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  
飛建節將軍鄧羗立忠將軍彭越變遠將軍范俱難  
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  
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  
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于巖谷濟濟多士



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  
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  
公圖之瓘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  
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  
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瓘雖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  
懼秦師之至乃言于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  
授之

周崎邵陵人也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  
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又偵人所執又責崎辭情  
臨以白刃崎口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  
宜耳又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賊  
戴若思甘草任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  
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旣到城下大  
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草安南已剋武昌卽日分遣  
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于是數而殺  
之

魏李順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楊定歸謂順曰年衰  
多疾不堪拜伏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  
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  
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

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  
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追止之曰傳聞朝廷有不拜  
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  
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  
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  
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經涉  
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  
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  
觀之不復年矣諸子又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收  
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不  
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

齊散騎常侍裴昭明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  
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固執不可  
魏遣著作郎成淹與之言昭明日魏朝不聽使者朝  
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羔裘玄冠不以弔此  
童稚所知也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今卿自  
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  
昭明日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  
朝亦不以爲疑何至今日獨見要逼淹曰齊不能行

亮陰之禮踰月卽吉齊之君臣鳴玉盈庭韶璫曜目  
彪敢獨以素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執親之喪居廬  
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乃曰使人之來唯齊袴  
褶此旣戎服不可以弔唯主人裁其弔服乃以衣帽  
給昭明等使服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高祖嘉淹之  
敏遷侍郎

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來聘至建康武帝引見與語  
應對如流諧等出武帝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  
勅敵卿輩常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時南  
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

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貴勝  
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  
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唐高祖時突厥寇廡州遣鄭元璫詣頡利是時突厥  
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  
璫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辯詰頡利頗慙元璫因說  
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  
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  
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  
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

悅引兵還元璿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  
僕固懷恩死肅宗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  
回紇請以爲可敦五月冊以爲崇徽公主遣兵部侍  
郎李涵送之涵奏嗣部郎中董晉爲判官至回紇回  
紇言唐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  
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汝爲市馬  
汝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  
致詰也天子念汝有功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  
國之與爾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蓄馬蕃者非  
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旣又相帥南面序拜

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穆宗遣韓愈慰軍朱克融旣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  
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  
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  
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  
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  
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  
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  
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  
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

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後梁晉王聞燕主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爲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後唐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王聞莊宗爲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明宗所以卽位之由

契丹主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契丹主曰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効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

天長吳主厚禮之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旣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

唐王復以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

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未陵一培土餘無所知孫晟等至上所世宗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世宗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世宗乃釋之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周世宗不之信唐王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言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世宗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世宗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世宗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世宗憐晟忠節悔殺之





乞言無厭使四方觀朝命卿能如是其善然彼以遺  
卿卿自取之終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宋孫承澤三復策 今北虜彊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  
與問歲至日窺吾國家之際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  
介初不擇人頗無辯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  
以讐伏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  
使人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侈潔車服盛飾騶旅以  
夸視於夷落細禮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處拜望跪  
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弊不出過度則按以重  
罪遣制黜矣雖復間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皆束

於儀矩屈鬱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博  
辯刀筆在後蓄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  
反以爲生事而左遷之故妄庸之臣苟欲畢事低首  
下視暗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館  
人醉舞跳踉笑呼妄諾重爲黜虜之所媻笑彼戎王  
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也至於鬚首之胡館  
勞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邀枉王人屢省而蹇仰  
自便甚可怪也夫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  
辱天威墮損國命臣切羞之昔漢鄭衆不忍持大漢  
節對氊裘獨拜而拔刀自誓唐商侑堅立不動責可

汗之失禮李景略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  
福中王權猶曰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  
罪欣然就貶故大節之士直躬徇義者非私一身而  
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  
太密故不復有倜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  
虜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  
起唯戎人之所慢視而踞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  
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也又曰受命不受辭  
何則機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  
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宜與之

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  
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疆胡之氣譬說禍福以厭  
抑貪狼之心其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  
有大過類可濶略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  
造命之士出矣

徽宗遣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  
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  
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  
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  
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

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

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買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木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

嗣許以二十萬石

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白潰州還燕山高宗遣洪皓如金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所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因立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張瑄至濰州見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

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不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囚于祚山砦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高宗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官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

初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季子也

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洪皓張邵朱弁三人以和議成計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迎二百里地苦寒穴居餘家陳王谷神聚落也谷神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谷神持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辯之谷神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谷神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微

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爲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革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殿院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

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徒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脩撰主管估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早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

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暴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  
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  
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  
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  
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爰  
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  
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  
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  
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  
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

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  
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  
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  
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嘆馬角之未  
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  
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  
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  
梓宮次迎太毋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  
難固執機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  
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

續通志卷四十三  
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旣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而卒

孝宗時湯思退奏遣魏祀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祀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祀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言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

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觀輿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魏祀去大字祀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祀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籍甚厚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此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



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寧宗時方信孺使金至涿州紇石烈子仁上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

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卽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足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

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  
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  
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  
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  
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卽和然已有成說及貶  
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栴薦乃命假右  
司郎中持書北行栴倫之孫也

元世祖時使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蹲欲迎  
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風  
之入朝日蹲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  
與日蹲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  
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  
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  
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者吾與汝之事汝勿  
以爲後也或讒曾受安南賂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  
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  
陶子奇帝曰受  
之亦何不可

漢書卷四十三 匈奴傳第六十三 匈奴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貢獻 三十則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光武帝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和帝時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侯晝夜傳送臨武長汝南唐羗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

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和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

順帝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馨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隋煬帝過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郭獨無所獻煬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爲式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

煬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

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之莫敢賑救王世充密爲煬帝簡閱民間美女獻之中益有寵

唐太宗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音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餅及荀悅漢紀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高宗時金紫光祿大夫劉祥道薨子齊賢嗣齊賢人方正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明皇車駕發泰山幸孔子宅致祭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明皇謂張說曰鄉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

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明皇御五鳳樓醮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綺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性遺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爲明皇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德宗時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爲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德宗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德宗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官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德宗從之

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德宗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祥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德宗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

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徃徃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贇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李錡旣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德宗覽之不悅命

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院於道旁善貞至并鎖械  
內院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憲宗時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  
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憲宗召坦褒慰  
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內宣布海內陛  
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  
乎憲宗乃命歸所於有司

淮南節度使王鏐入朝鏐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  
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以爲宰相人臣極  
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今又  
除鏐則如鏐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大壞  
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俸門一啟無  
可如何且鏐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財旣足自入進  
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鏐以進奉得之競爲割  
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首  
進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等上言  
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憲宗遽命出銀器付度支  
旣而有言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  
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爲言憲宗不聽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廩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憲宗嘉其直益重之

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憲宗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以戣爲嶺南節度使

宣宗時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獎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宣宗嘉納之

後唐明宗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

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明宗在藩鎮時客將也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旣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明宗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

前彰義節度使李金全屢獻馬明宗不受曰卿在鎮爲治何如勿但以獻馬爲事

後周歸德節度使常思入朝徙平盧節度使將行曰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從之太祖領之敕榜宋州凡常思所舉絲悉蠲之已輸者復歸之恩亦無作色

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

石似王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元成宗時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酌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錠之不為過矣文問何所用之荅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飾日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經濟類編卷四十三終

經濟類編卷四十四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 六

禮 二十一則

周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官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

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旣畢賓  
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與歸  
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  
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  
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  
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  
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  
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  
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  
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

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也  
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  
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  
諸侯朝於衡雝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於是乎始  
霸

哀姜至魯莊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人夏父展曰  
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  
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  
夫婦贊不過棗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  
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系濟類編卷四十四  
不可無也公弗聽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子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使汝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子曰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

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射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職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閒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者何也其卽事之治也與子曰然君子有其事

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俛俛乎其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以祖洽於衆也。是故古之君子無物而不在禮。

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天之所為，聖人法之。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君子居則觀象於天，動則觀象於地，自天佑之，百福從之。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不遘於禍。禮胡不遘死，是故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其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曰：今之在位者，莫知有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也。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

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夫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  
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  
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  
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  
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  
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  
治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  
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  
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  
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

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  
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於山川播五行  
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  
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故聖  
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人之田  
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  
之播樂以安之是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  
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  
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

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耨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晉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曰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皆

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茲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



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僇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則可效已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小人也不足以知禮公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

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也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其燔黍擘豚汗罇而杯飲蕢桴而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先祖以篤父

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  
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  
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  
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  
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  
國也巳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巳之在  
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  
下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

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  
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  
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  
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  
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  
也是以先王上之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  
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  
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

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甥舅婚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同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

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之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泆寡人以此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韓非解老篇 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禮者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

不論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尋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具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效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  
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  
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  
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  
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  
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而  
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  
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  
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  
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京

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  
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漢高祖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于定陶叔  
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群臣飲  
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  
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于進取可與守成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  
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  
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  
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旣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群臣習隸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

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起殿下郎中俠陛陞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于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諸侯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劔

賈誼禮篇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  
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  
太子哉尋常之室無與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  
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  
無禮卽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况其大者乎故道德  
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  
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  
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  
以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樽節退讓  
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  
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小大  
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  
愛宮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  
以守尊卑之經強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  
諸侯不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  
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  
忠則不二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  
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  
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豨吁嗟乎

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  
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祀  
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  
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厚志盡矣  
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  
之志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於嗟乎雖古之  
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設不還  
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殺膳下浹  
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賞羞殺不下浹上不舉  
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

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脆陳時發  
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未  
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  
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  
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  
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  
三十歲相通而餘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  
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  
鼓之縣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饑人人主  
不殮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



凶穀不登臺扉榭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胥者相也祐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樂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鷩雉而不遠不出類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

螫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剝胎不天魚肉不入庖厨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地富燼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無攪齧搏擊之獸鮮毒蠹猛虻之蟲山不蕃草木少薄矣樂乎大仁之化也

司馬遷禮書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迺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

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  
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  
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  
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  
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楚席皮弁布裳  
朱絃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其彫敝是以  
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於庶民衣服宮室  
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行而節文仲尼曰禘  
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  
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奈  
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  
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  
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瀆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  
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  
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  
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  
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  
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  
下至佐寮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卽位有司議  
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

系漢書卷四十四  
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  
於世務刑名數于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  
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  
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  
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  
議今上卽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  
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  
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  
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  
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

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迺以太初之元改正  
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  
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  
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  
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  
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  
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蒹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  
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  
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旣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  
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

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  
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  
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  
韞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  
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  
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  
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  
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急情  
爲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  
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

得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  
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  
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  
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  
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  
宛之鉅鐵施鑕如蝨蠹輕利剽遼卒如燦風然而兵  
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躋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  
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  
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

至鄙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訕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愛民之以刑則民知辜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辜人

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

地者事二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  
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  
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  
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疇先大  
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  
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  
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  
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  
廟之未罔尸也始絕之未小歛一也大路之素幘也  
郊之麻纁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及也清

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  
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  
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  
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  
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至  
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  
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  
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  
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  
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

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設則不可欺以  
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  
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  
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  
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  
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  
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  
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  
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  
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

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  
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  
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騫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  
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  
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  
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章帝時博士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  
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  
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班  
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

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  
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唐明皇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  
起居舍人王仲丘請依顯慶禮禘穀大雩明堂皆祀  
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勅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皆  
從之以高祖配園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  
睿宗配明堂新禮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宋蘇洵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  
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  
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

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  
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  
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  
以耻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  
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  
父以及其兄而以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  
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  
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  
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  
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



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

舉槌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佚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槌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折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

系濟卷四十四  
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  
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  
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  
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  
以神其教也

蔡襄明禮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  
非心使之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  
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闕至于民  
俗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爲制作雖具朝廷之  
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

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  
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  
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  
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  
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婚葬喪禮之大者冠  
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  
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  
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遠  
罪省刑之一途也

王安石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

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于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爲聖人之化性而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慾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耳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馬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舍木而不爲器舍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

者矣此亦可謂矣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蘇軾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

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

上禮行於上雍容和睦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耻退讓之節睥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且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僂僂

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  
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  
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  
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樽杯飲燔黍捭豚糞桴土鼓而  
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  
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  
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  
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  
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  
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

籩豆銅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  
慳而不爲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  
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  
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  
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  
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也是以思其生平起居飲食  
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翼其來而  
安之而後世宗廟之際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  
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器用各因  
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

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  
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  
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  
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  
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  
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  
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几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  
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  
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濶而難言自非  
聖人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  
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  
之是則有取焉耳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  
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  
死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  
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  
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  
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  
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  
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

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濶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

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唯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蝌蚪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

後日以變革貴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敬 七則

周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予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予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予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



義庶孚以行之被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卽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旣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箸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

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箸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疊疊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簪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

殺子金子公

曰季使舍于箕野箕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箕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

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齊閻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閻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

紀漢書卷四十四  
庶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  
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劉向敬慎篇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日柔以仁二

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  
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  
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  
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  
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  
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  
大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  
原為谿谷君子為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  
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王死而不葬是  
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  
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機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  
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叅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  
間三起不羞見衣表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機  
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  
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  
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

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威儀 五則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

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  
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  
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  
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  
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  
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  
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  
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  
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  
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  
之有威儀也

呂覽士容篇 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腴  
然不儼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  
可恐狼勢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  
越南而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  
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  
就而貧賤弗竭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寬裕不訾而  
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齊  
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賢取鼠之狗暮年乃得之曰

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騫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矣歛士所術施也士所矣歛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窳哭歷身必不長衆

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唐尚敵年爲史其故人謂唐尚願之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爲其兄請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

經濟類編卷四十四  
自遺以此爲君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  
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  
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非惡其子孫也非微  
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賈誼容經 志有四與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  
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佛然愠然精以厲喪紀  
之志濇然漑然憂以下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  
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整然整以  
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統軍旅之容溷然  
溷然固以猛喪紀之容物物然憚然若不還容經也視

有四則朝廷之視端若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  
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不若垂綱視經也言有  
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  
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  
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  
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  
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  
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  
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  
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

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跣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拜而未起闕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誦存劔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

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及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踣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踈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踈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芄域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牙纘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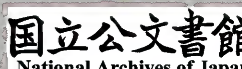


以約其間琚瑀以頷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綜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富不可爲

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小大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佞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踈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問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况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

威之與德交若糾纏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  
 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龍也者人主之  
 辭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  
 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  
 飛龍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  
 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實在大  
 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昏卒不妄饒裕  
 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  
 古之為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擦以象列星軫  
 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  
 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輿教  
 之道也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  
 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且施又慎其齊適疾徐  
 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  
 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人之化也

禮容語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  
 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茲非哀  
 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  
 當樂而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鳧鳧鳧已失  
 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



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間  
 一月叔孫媮卒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  
 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賄賂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  
 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  
 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  
 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  
 若資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蟲鏤儉也身  
 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權不踰等讓也  
 賓之禮事稱上而差資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  
 以不侈能辟怨矣居儉動敬禮讓事資而能辟怨以  
 為卿佐其有不興乎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  
 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謚宥謚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  
 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  
 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  
 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馬不敢怠  
 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  
 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  
 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歌謠  
 文武之列纍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

經義類編卷四十四

四十一

威儀

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  
謗怨故曰宥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  
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人民今單子美說其志也  
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  
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  
室加興晉之三卿邾錡邾犇邾至從晉厲公會諸侯  
于加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邾錡見單  
子其語犯邾犇見其語訐邾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  
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邾  
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強其君今君曰將有  
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也焉知  
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邾之語矣殆必有禍矣若  
子曰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  
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  
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  
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  
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  
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日以處義足以踐德  
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者不免  
于亡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

邾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  
可以戒懼矣今邾伯之語犯邾叔訐邾季伐犯則凌  
人訐則誣人伐則拚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  
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于淫亂  
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  
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  
弑于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  
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以全日監  
在茲唯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忘  
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徐幹法象篇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  
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  
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  
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  
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威德著故可以爲法  
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  
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  
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  
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

之則若夫情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  
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  
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  
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  
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  
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  
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  
耳詩云蕭蕭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  
而不可亂者則成王李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  
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李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  
曰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于  
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  
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  
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  
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  
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  
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  
于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  
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

則有媒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于棋局陳  
靈被禍于戲言閻邴造逆于相詬子公生弑于嘗龜  
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  
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  
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  
媠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  
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  
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  
離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  
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

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  
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  
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  
肅命與國郟犇以傲享徵亡異缺以敬妻受服子圍  
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旣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  
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  
故立必罄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  
于結禴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  
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  
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魯桓公之妻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  
 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  
 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  
 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  
 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  
 乎  
 魯桓公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  
 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  
 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

名諱 五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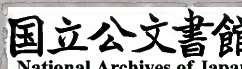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  
 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  
 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  
 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  
 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  
 乎  
 魯桓公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  
 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  
 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



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  
 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  
 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  
 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  
 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  
 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  
 物命之曰同

吳張昭辨諱論 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  
 起元建武以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  
 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

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  
 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  
 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  
 子所尊仰萬夫所大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  
 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  
 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  
 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  
 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于協况乃古君五十六哉  
 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  
 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



時有王孫滿者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爲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潘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晉選司以江統叔父春爲宜春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佐吏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親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

唐韓愈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

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  
 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  
 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  
 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  
 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蔭之類是也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  
 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  
 乎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  
 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  
 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

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  
 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  
 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唐諱呂后  
 名雉為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  
 童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  
 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今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  
 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  
 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周公孔子亦



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  
曾參乃比于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于其親  
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為父則以為顯此士君子立言以事官河所志官也  
童父暗不聞鞫為幾乘猶也對宦官宮妾已不煩言  
亦默為理顯不聞又鞫試天下之試為某字也今士  
各媮為無不聞又鞫車辦之辦為其字也書鞫呂亦  
鞫鞫鞫其鞫鞫鞫其鞫鞫不鞫其鞫鞫鞫鞫帝  
鞫昔周之報亦鞫鞫鞫之報亦鞫鞫其于宜鞫鞫

謚六則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卒  
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  
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  
之靈護保首領以没于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  
從先君子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楚恭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  
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  
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  
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晉秦秀何曾謚議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恣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地之醜示後世之傲莫大于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簣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于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

經濟類編卷四十四  
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  
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  
秀議而聞者懼焉

范弘之衛將軍謝石謚議 石階藉門陰屢登崇顯  
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會議  
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振狡寇  
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  
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太則以道事君  
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  
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  
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  
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  
東流于遠近怨毒結于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于  
土木思慮殫于機巧統綺盡于婢妾財用糜于絲桐  
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  
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重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  
歸平仲流美于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庶耻  
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  
弋絺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表靡麗不息良  
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

存罰其危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  
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  
魏南陽公鄭羲與李冲婚姻冲引爲中書令出爲西  
兗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爲魏主納其女爲嬪  
徵爲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宜詔曰蓋棺定謚激  
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  
謂之荒公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庶清尚書何乃情  
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  
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于荒微嫁少女  
于夷貊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  
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議以爲謚者  
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  
不然義不可奪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  
何以謚之爲繆對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  
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  
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集五  
品以上更議楊思敬議按謚法旣過能改曰恭請謚  
曰恭詔從之敬宗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又以女嫁  
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彘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睿宗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冠 四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卿為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魯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

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遠事莊上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旣成又聽于民於是乎

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兇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

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  
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  
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  
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  
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  
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  
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

邾隱公既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子孟懿子問禮於孔子  
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  
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  
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饗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  
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  
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  
位則尊爲人君以爲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  
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  
喪是冠也與人君無異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  
也孔子曰諸侯之冠禮也夏之未造也有自來矣今  
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  
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于諸侯周公  
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此周公之

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舄  
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綏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  
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

婚九則

魯莊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  
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  
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  
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傳母之教得  
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  
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  
以順爲宮室無貳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  
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  
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

系... 卷之四... 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  
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  
曰有草茅之產未習于織紉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  
之事敢不敬拜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  
曰君之言及此也百姓之惠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  
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  
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  
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願知所以行三者之  
道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

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大婚  
旣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是故君子以敬爲  
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弗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  
之本與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  
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昔三  
代明王之政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  
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  
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  
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王者百姓之象也身

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愼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群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夫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

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無子淫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不順父母者爲其逆德也無子者爲其絕世也淫僻者爲其亂族也嫉妬者爲其亂家也惡疾者爲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爲其離親也竊盜者爲其反義也三不去謂其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其經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凡此皆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  
戎伐齊齊請師於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  
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  
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  
爲師婚乎終辭之

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  
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  
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  
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  
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

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  
天子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  
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  
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  
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  
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  
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

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  
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  
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  
人微福于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  
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  
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  
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  
伉儷在纒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  
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  
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晉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  
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  
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  
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  
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  
有仍氏生女黝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  
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恠無饜忿類無期謂  
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  
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充物足以移人  
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



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晉成帝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者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理非嫌謝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于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于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慮損聽察况乎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

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含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耶

宋英宗嘗謂神宗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寐寤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姑舅禮著為令

糸洲類糸卷四十四

三三

